



文与书俱美的《兰亭集序》

王兆军

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，王羲之与谢安、孙绰等41位军政高官，在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兰亭饮酒作诗，《兰亭集序》便是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，虽然只有几百个字，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典籍，文、书俱美，被世人公认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。

“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”东晋文章如诗，简洁而真诚，言之有物，修辞讲究，秉承了春秋诸子的风格。《兰亭集序》行文洒脱，一气呵成，结构上采用了国风的赋比兴手法，精到而潇洒，逸气洋溢于字里行间。从“永和九年”始，记叙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雅集的流程，山水之美，参与者的欢乐心情等，这些铺陈就是“赋”的部分。然后一转，从“夫人之相与”至“岂不痛哉”，提出生死问题，是借景生情，感慨短暂的美好与生死大限的关系，是“比”。最后一段，阐述自己对生死的看法，即“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殁为妄作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”此即“兴”。从这篇文字我们可以看到，王羲之不仅书法精妙，文章写得也好。古人视书法绘画为“小术”，将文章看得更重，这种观点可以商榷。但是，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，很难创作出第一流的作品，这对今人应是启发。

关于书圣的故事几近家喻户晓，不复赘述。这里有个问题：世间临摹王羲之的人很多，但难有惟妙惟肖者，这是为什么？

但凡能称得上艺术精品的，都有一种形而上的美感。这种美感飘荡在字里行间，只可会意，不能言传，似有似无的玄妙，见首不见尾的情感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，又分明在眼前晃动，抚摸人心。魏晋书法的美感不是轻易可以学到的，它与当时的文人风度正好形成相互照应的表述关系。那种率性旷达的个性，那种我行我素的气质，深藏于幽深的笔墨之中，形质飘逸，性灵高洁，充满特异的气质。此其一。其二，笔墨技巧，需要积累，然后解脱出来，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学者书开始是模仿，不得古人精神；其后有了自己风格，古人的东西已经化为另类的营养被吸收，再想“酷似”，已经是不可能了。“初谓不及，中犹过之”（孙过庭语），如何能恰似古人？李商隐诗：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这个“惘然”中，就有此意。

实际上，即使王羲之本人，也不能写出第二幅《兰亭集序》。当时的他，身为地方第一长官，周围除了朋友就是子侄，春光明媚，天朗气清，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曲水流觞，何等美好的情境！后来，一切都变了，“此时此地”再也凑不齐“彼时彼地”的各种元素，正如他在该文中说的：“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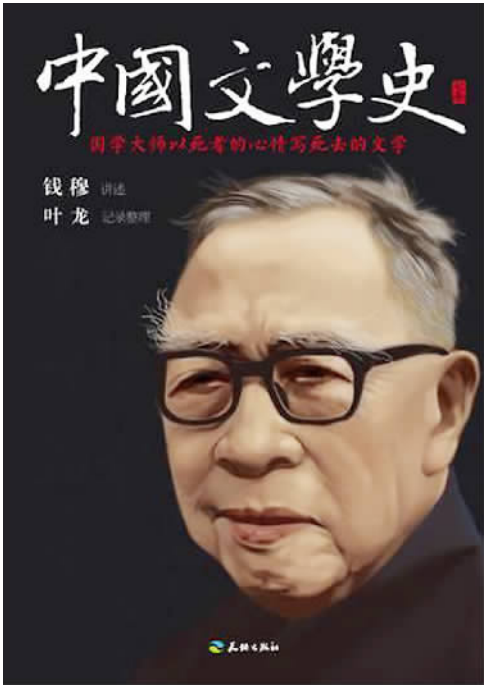
说到底，这些皆因艺术品的不可复制性，即唯一性。上乘的艺术品都是不可复制的，大量复制作品的是匠人。而且，艺术创作者也没必要去追求所谓的“惟妙惟肖”。每个人的临摹都是一份《兰亭集序》，未必都要写得跟王羲之的一个样。



兰亭集序（局部） 仇英作

文学史深处的精神讲述

刘英团



“直至今日，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出现，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。”在香港新亚书院，国学大师钱穆开过两次《中国文学史》课程，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，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。先生以时间为序，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，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。但因时局飘摇，自成一套完整体系的讲稿始终未能整理成书。尽管“许多吉光片羽最终都会归于尘土”，但“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，注定会载入史册”。一如文学评论家刘悠扬在钱穆《中国文学史》（天地出版社出版）附记中所言，“这本尘封60年之久的钱穆版文学史”一经报纸连载，“犹如一场学术地震，迅速引发了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。”

钱穆“学问淹博”，无论历史、文学、哲学、经济，还是艺术、社会，都有高深的造诣。但是，他最爱的，还是中国文学。

由钱穆弟子叶龙记录整理完成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原本是钱穆讲课时的笔记。或许这并非传统的、狭隘的“文学史”，“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”，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、亲切，个性十足，尽显一代国学大师的文化操守。他对文学极具个性的论述，见性情而有趣味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伯伟说它“可以作为导读、助读，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”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更是直言不讳，相较于正襟危坐的文学史，更喜欢钱穆这“自作主张”的文学史，“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，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。”

叶龙在序文中说：“我只是如实地把钱先生所讲的记录下来，没有加添也不删减。”那么，钱穆《中国文学史》的价值该如何认定？它将带来怎样的改变？之于“钱学”，之于中国文学史，之于那些在断裂后重新寻找文化之根的你、我、他，一切还不得而知。但是，刘悠扬认为“对于研究大时代中的知识人，这是标本，弥足珍贵。”那每一个字所饱含的耀眼的生命激情，既来自钱穆试图在英属殖民地复兴儒

家精神的努力，更来自他浇灌于三尺讲台的生命之烛——与他那些精彩的学术论述相比，几乎具有同等价值。“历史应还其本来面目，不能曲解，不可贻误后人。”钱穆讲中国文学史，自言是“以死者心情来写死者”，这种于绝望中建设的勇气和坚韧，始终贯穿在钱穆的讲稿中。

钱穆以史学成名，但学问渊博，是公认的“最伟大的国学大师”。一生著述颇丰。其中，《国学概论》《国史大纲》《国史新论》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《中国历史精神》《中国思想史》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《秦汉史》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《宋明理学概述》《中国思想通俗讲话》《朱子新学案》《宋代理学三书随劄》等影响甚巨。著作集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，分甲编思想学术、乙编文史学术、丙编文化论著，计56种54册，约1500万字。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，“博大精深，举世无能出其右

湖南大学出版社与日本侨报社进行战略合作

近日，湖南大学出版社与日本侨报出版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。

日本侨报出版社创办于1996年，20年来出版了300余种有关中日关系、中国文化以及学术研究图书，成为日本出版界知名的综合性出版社。本着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，双方今后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，就图书信息共享、人员交流互访、举办交流活动等内容以及项目合作方式等深入展开合作，打造双赢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促进湖南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在日本翻译、出版与发行，为中国好书进入日本开辟畅通的渠道。双方还签订了图书《他者之镜：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》《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发生与日本的影响》的版权输出协议。

（段跃中）

不久前，我在华夏知青网上看到一则赠书启示：“现有一书免费赠予热爱文学的知识青年，只要来电、来信告诉你的详细通讯地址、姓名和手机、电话号码即可，收到书不必回复。见书如会友。”我很快地把个人的资料传过去。一晃月余，然后就把这件事忘记了。

一天早上，邮递员送来一件包裹，打开一看，是一本刘小江作品纪念集《永远热爱生活》。棕色封面上，远方的大地，几头牛驮着刚刚收割的庄稼准备回家；橙黄的天空下，站着一个叉着腰而身材魁梧的身影；日近黄昏，草原的帐篷早就点亮

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浮躁社会，在当今写作难、出书更难的趋势下，年迈的母亲为了完成儿子的遗愿，为了圆儿子的文学梦，抛弃所有的痛苦，出书不遗余力，赠书不惜代价，让我们感受到命运厄运的同时，感受到信念的慰安。

读到一本好书，犹如九年寒窗磨利剑，一朝金榜显成名。“书犹药也”，它可以解除心中的郁积，可以在精神上强身健体，也可以让人看到未来和光明。有的人“活着为了读书”，有的人“读书为了活着”。古远清教授说过：人生苦短，只能在生命的空间上开拓。每个人

薪尽火传

贺彦豪

闪闪灯火……虽看不到他的脸庞，但从他的衣着来看，可能是个当年的北京知青。翻开书的编后语，一排醒目的文字痛叩心扉：小江离开他热爱的世界有10年了。

……他自幼聪明，喜好图书，家中的书柜是他发现的最早的图书馆……1967年，16岁的小江前往内蒙古边境插队……1977年，小江调到北京宣武电机厂做钳工。以后他就边工作，边进行自学和写作……2000年8月27日，在北京北太平桥的地下通道，遭遇连环杀手的棒击，经抢救无效身亡。10年过去，沉痛依旧。2010年，他的母亲刘若琴为儿子出版遗著，又为儿子把书赠送给永远热爱生活的人。创作总根于爱，永恒的文字魅力是对逝者最好的怀念。

只有1条命，但“猫有9条命”。他也有9条命，分别用来买书，读书，编书，旅游，打官司，交友，以书交友，以文会友……书就是命，命即是书。他的命条条都与书有关。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书籍使生命得以延续。一旦有一天，人的肉体没有了，但书仍存在，书所述的人生哲理、人的精神还在。这就是文学创作不死的生命，有如猫一样的9条生命。

罗曼·罗兰说，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理的单间。书，像一盏闪烁的灯火，在思想的迷途中间照亮茫茫暗夜。刘小江和他的妈妈，让人意识到文字超越生命的力量。文学的薪火，是不会断绝的。

听一卷书相遇自己

胡艳萍

人到中年，总有忙不完的事情，整日陷在繁琐中。很久都没有去看看山，游游水了，心情也渐渐浮躁。微信整天响个不停，一声问候里夹杂着很多广告，早已厌倦。

“嗨，一起听书吧！还记得那些书那些文吗？”久未联系的中学同学发来消息，才想起书橱里那些蒙了尘的书。倚坐床头，在网络上选来选去，惊喜一阵阵袭来，一卷卷书轻松地存进了手机。

晚10点躺在床上，关上天灯，打开三毛的《万水千山走遍》，悦耳的声音轻轻地飘来，配乐也是熟悉的《橄榄树》《滚滚红尘》《远方》……一个瞬间，人就被拉回到从前。初二的那个暑假，在同学家里邂逅了那本《撒哈拉沙漠的故事》，然后就一发不可收了。一次次去书店，用积攒的钱一本本将她写的书搬回家，有时会拿到学校上课时偷偷看，有时会坐在桂花树下看，有时会坐在灯下看。与最好的同学分享这些故事，然后渴望长大，夜里会做着长长的流浪的梦。听着听着，愉悦地与自己昔日许多生动的情节相逢，欢声尽纳，仿佛还是那个骑车上学的少年。醒时阳光入窗，亦真亦幻，宛若往事历历，又似故友重逢。

有了这样的开始，便停不下来地去听席慕容、海子的诗，再听听唐诗宋词，有时也会倦极而眠，枕着一地花香，枕着盈耳的海声，醒来时但见柳絮扑天，那些书仿佛铺天盖地地洒落在床上，染满芬芳。梦里，奶奶依旧笑吟吟地坐在那里等我放学归来，桌上有我熟悉的家常菜，她守候着我饱餐一顿。

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迷上了蒋勋的《细说红楼梦》，他说这是一个青春王国，他用青春的角度来读他们。虽然一本《红楼》已经读了好几遍，可是在他温厚的声音里，我又与那些美好的女子握手，这样的时刻，依然能唤醒一颗柔软的心。很多时候，会情不自禁地坐起来写一段文字，记录我从前认识的她们，还有现在认识的她们。我仿若一个过客，仔细端详那一一张张熟悉的容颜，看得见她们的美丽和华服，听得见她们吟花诵月，我怕我不够聪慧的，我怕我猝然的目光，会惊散那些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。

岁月里有了这样的书，也就有了一片青春阳光，不再轻易烦躁，待人接物也温和了许多，也许因为与书中描绘的种种美好的事物相遇，在美丽中徜徉，书香渲染中相遇了最好最真的自己。

